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43

2013年8月21日

\*\*\*\*\*

## 中国与 17 世纪世界的危机

魏斐德<sup>1</sup>

谕户部等衙门：朕念比年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艰食，地方官不行抚绥，遂致流离载道。普天率土，系命朕躬，如此艰苦，不忍闻见，朕为之寝食不遑。拯济安全，时不容缓。户部等衙门凡有钱粮职掌者，即将见今贮库银两实在数目，作速查明来看。特谕。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三日<sup>2</sup>

明朝（1368~1644 年）的衰落和清朝政权（1644~1911 年）的兴起

---

<sup>1</sup>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著、梁禾 (Lea H. Wakeman) 编、齐克彬译：《讲述中国历史》上卷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第 36~56 页。

<sup>2</sup> 中国第一国家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2 页。

是中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最富戏剧性的朝代更替。<sup>3</sup> 尽管满洲人于1644年突然占领北京,但明朝皇帝自缢于紫禁城外后才六个星期便开始发生的明清更替,却并非是一场突发的政变。无论是从我们今天超然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当时明朝遗民与满清占领者各自的利益出发,这一改变肯定显现了它是一段较长过程的一部分:17世纪商业的经济衰败,明朝秩序的社会崩溃,以及满清统治的政治强化。

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讲,明代晚期中国与世界货币体制的联系已是相当明了的事情。<sup>4</sup> 由于在支付平衡上持续出现偏向中国商品与企业的失调,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向中国的 *Weltwirtschaft* (德文:世界经济)。“早在欧洲人全面了解整体世界之前,地球就已经被划分为或多或少的中心和一体化的区域,也就是被划分为相互依存的几个世界经济圈。”<sup>5</sup> 17世纪初,在东亚经济圈,中国大概平均每年从日本进口 33,000~48,000

---

<sup>3</sup> 其戏剧性方面请参看本文作者:“17世纪中国的浪漫派、节义派与殉道派”,载于《亚洲研究》1984年8月期,第653~656页(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no.4)。

<sup>4</sup>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第244~245页。阿特威尔(William S. Atwell)在1980年11月25~28日北京举办的美中两国关于从宋代到190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时间与金钱”(“Time and Money: Another Approach to the Periodization of Ming History”);阿特威尔:“国际银锭流通与中国经济”,载于《过去与现在》1982年95期,第89~90页(“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伦敦,1972,1:1,464。但也请参看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 II: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1600~1750》(*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纽约,1980,17,第108~109页。沃勒斯坦宣称东亚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而遭到布罗代尔的反驳。见布罗代尔:《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之后》(*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巴尔的摩与伦敦,1977,第43、93~94页。

<sup>5</sup> 布罗代尔:《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之后》,第83页。

公斤的白银，甚至有更多的钱币从这个经济圈之外流入“欧洲金钱的坟墓”。<sup>6</sup>

17世纪，中国通过与西班牙治殖民地菲律宾的贸易，成为美洲白银的主要接收国，好年景时可以接收两到三百万比索（57,500~86,250公斤）。<sup>7</sup> 一些史学者曾经说这种从美洲欧属殖民地国流通到中国的钱币只不过是一种从属性的顺差贸易。<sup>8</sup> 然而，我们仍然认为东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圈：与“eine Welt für sich”（该词的分解：一个，自我的，世界）相当，有其核心与外围，尽管没有与其相应的欧洲世界经济那样的海外领地和殖民国。<sup>9</sup> 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美洲所开采银矿的20%之多，以帆船装载直接穿越太平洋经马尼拉，运送到广东、福建和浙江，换取丝绸与瓷器。<sup>10</sup> 其他美洲银锭则通过在波卡拉（Bokhara）的中亚贸易间接到达中国。于是，新大陆开采出来的贵

---

<sup>6</sup> 据小叶田淳估计，有些年份中国、荷兰和葡萄牙每年从日本运出150,000~187,500公斤的白银。小叶田淳：“16、17世纪远东的白银流通”，《小叶田淳教授退休纪念国史论述》（京都，1970），第8页。也请参见阿特威尔：“国际银锭流通与中国经济”，第69~72页；及阿特威尔：“时间与金钱”，第31页；小叶田淳：“16与17世纪日本黄金与白银的生产与使用”，载于《经济史评论》（Economy History Review），1965，18. 2: 245~266。

<sup>7</sup> 阿特威尔：“国际银锭流通与中国经济”，第74页；阿特威尔：“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第476页；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航海时代的中国”（John E. Wills, Jr.,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载于史景迁、威尔斯合编《从明到清》（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79，第213页。

<sup>8</sup>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I》第109页。

<sup>9</sup> 布罗代尔：《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之后》第43、81、93~94页。

<sup>10</sup> 1597年，这是墨西哥白银出口的一个大年，帆船从阿卡普克运送了34.5万公斤白银到中国。这些白银比明帝国半个世纪所产总量还要多。翟斯（James Peter Geiss）197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明代之北京》（*Peking under the Ming, 1368~1644*），157~158.）。

金属有一半来到了中国。<sup>11</sup> 将这个数字与日本输出的白银数量相结合，17 世纪前 30 年每年到达中国的钱币总量至少有 250~265 万公斤，很有可能更多。<sup>12</sup>

尽管时间尚早，但那时中国的经济已是后来发生在 17 世纪 20~60 年代的，那场沉重打击了以塞维尔 (Seville)<sup>13</sup> 为中心的欧洲交易系统的经济大萧条的一大靶子。<sup>14</sup> 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贸易大萧条之前，每

---

<sup>11</sup> 肖努的估计比这要少：美洲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 VI, X VII, X VIII siècle) : 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et indices d'activité* (Paris 1960), 第 269 页。亦见布罗代尔：《地中海》，第 499~500 页；Leonard Blussé, “Le’Modern World Syetem’et l’extreméorient, plaidoyer pour un seizième siècle negligee,” in L. Blussé, H. L. Wesseling, and G. D. Winius, eds., *Hist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Essays on underdevelopment and European Expansion in Asia and Africa* (Leiden, 1980), 96.

<sup>12</sup> 阿特威尔：“白银、外贸与晚明经济”，载于《清史问题》（“Notes on Silver, Foreign Trade, 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 *Ch’ing-shih wen-ti* 8, no.3. Dec. 1977），1~10；阿特威尔：“国际银锭流通与中国经济”，第 80~82 页；Michel Devèze, “L’Impact du monde chinois sur la France, l’Angleterre et la Russie au X VIIIe siècl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y: a mission fran? aise de Pékin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 (Paris, 1976), 8~9；阿德西德：“中国 17 世纪的普遍危机” (S. A. M. Adshea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China,” *Asian Profile*, 1, no.2. Oct. 1973), 275；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载于贺凯 (Charles Hucker) 主编《明朝中国政府：七个研究专题》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1969, 124~125；布罗代尔：《地中海》。第 459、499 页。肖努估计日本和美洲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为全球提供白银四到五千吨。Pierre Chaunu, “Maille et Macao, face à la Conjoncture des X VI de X VII siècl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2, 568~671.

<sup>13</sup> 塞维尔：位于西班牙的南部，是一座港口城市，在“大航海时代”，是贸易的中心地。——译注。

<sup>14</sup> Chaunu, “Manille et Macao,” 555；Jan de Vries,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1976), 20；布罗代尔：《地中海》第 536 页；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价格革命》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New York, 1965, 293；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

年在马尼拉待命的中国船只有 41 艘之多，而到 1629 年这个数字降到了六艘。由于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关系同时削弱，来自新大陆的白银供给减少了。<sup>15</sup> 17 世纪 30 年代，白银的流通量又一次大增，马尼拉帆船继续从西班牙殖民地运来白银，澳门人把日本白银带到了广东，还有更多的钱币从果阿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了澳门。<sup>16</sup> 然而，紧接着，17 世纪 30 年代初~40 年代末，这一流通又一次，甚至是更严重地被打断，而此时恰恰是中国的长江下游高度商业化的地区经济越加依赖扩大货币数量以对抗通货膨胀的时候。<sup>17</sup> 1634 年菲烈普四世采取措施严格限制阿卡

---

济》(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1979, 20, 25~27;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II》, 3, 第 109 页; 希伯拉:《工业革命之前: 欧洲社会与经济 1000~1700》(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New York, 1976, 212~216; 克拉沃伦:《经济通史 100~1760 从罗马帝国到工业革命》(Jacob Klaveren,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00~1760: From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unich, 1969, 152~153。但亦请参看葛德斯通:“17 世纪的东方与西方: 斯图尔特王朝之英格兰、奥特曼帝国之土耳其与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J. Goldstone, “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Crises in Stuart England, Ottoman Turkey and Ming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这篇文章尝试性地提出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如此之庞大, 每年两百到一千三百万两的白银进口所起的作用不可能如我在这里所认为的意义那么重大。我本人关于白银对中国价格上涨所起作用的观点很多来自于敦斯坦(Helen Dunstan) 1982 年 3 月 4 日在东方与非洲学院的远东研究研讨小组上所发表的极其深思熟虑的论文:“钱、价格与政策”(“Money, Prices and Policies, 1644~1795”)。

<sup>15</sup> 阿德西德:“中国 17 世纪的普遍危机”第 276 页。肖努认为中国的国内危机可能实际上有助于加速全球危机:“正是与中国大陆贸易的起起伏伏操纵了帆船贸易自身的起起伏伏。”(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267. 亦请参看肖赫瑞:《亚洲贸易世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K. 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1978, 456~458.

<sup>16</sup> Chaunu, “Manille et Macao,” 566~567.

<sup>17</sup> 阿特威尔:“时间与金钱”第 33 页。亦请参看卜正民:“16 世纪中国的商业网络”载于《东方经济社会史刊》(Timothy Brook, “The Merchant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普克 (Acapulco) 出口的商船; 1639~1640 年之前的冬季, 很多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被西班牙人和当地人屠杀; 1640 年日本中断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 1641 年马六甲落入连接果阿与澳门的荷兰人之手。中国的白银进口急速下滑。<sup>18</sup>

对中国的铜~银货币制的经久影响之一, 很可能是晚明持续恶化的铜钱币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使得长江下游三角洲这样人口密集地区的谷物价格上涨, 城镇人口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sup>19</sup> 1635~1640 年之间白银运输的急剧缩减所产生的即刻冲击, 对那一地区靠养蚕为生的居民尤为严重。蚕丝国际贸易萎顿, 导致白银进口进一步衰落, 浙江北部

---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Zhang Han's 'On Merchants',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 165~214 (1981), 多处。在 16~18 世纪之间, 大多数货币贬值。短期来看, 白银的滞涨可以减缓不真实的价格上涨, 但长远来看, 后者的上涨与新大陆的白银产量相关联。“16 世纪后期的价格革命”因欧洲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产生, 这场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比 1500 年上涨了 2~3 倍。欧洲几乎所有的货币在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都贬值了。里奇与威尔森合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4,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1967, 382~383, 400~405, 428, 458, 484; 布罗代尔: 《地中海》第 517 页。

<sup>18</sup> 阿特威尔: “白银、外贸与晚明经济”第 10~15 页; 阿特威尔: “国际银锭流通”第 87~88 页;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第 250 页。肖努描述这种停顿, 精确地发生在 1642 年, 是“经济空间的单纯而简单的消失,” 或者“世界危机的死亡时间。” Chaunu, “Manille et Macao,” 562. 亦请参看布罗代尔: 《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之后》, 第 42 页;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II》, 第 17 页。

<sup>19</sup> 傅衣凌: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 1963), 第 74 页; 敦斯坦: “明朝末年的流行病” (Helen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shih Wen-t'i*, ) 3, no.3 (Nov. 1975), 11~12; 魏斐德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F. Wakeman Jr., ed., *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1981, 81; Geiss, “Peking under the Ming,” 144; A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89. 17 世纪 30~40 年代, 食品涨价的同时, 其他物资的价格下降了。

杭州这类养蚕丝织地区的经济变得越加萧条。<sup>20</sup>

与此同时，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人口剧增（1400年到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从6500万增长到1.5亿多）之后，气候与疾病开始显恶。<sup>21</sup> 1626~1640年间，反常的恶劣气候突然袭击中国，Maunder minimum（或者叫做路易十六的小冰川期，1647~1715年）开始的那几年，地球上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sup>22</sup> 极度干旱之后紧接

---

<sup>20</sup> 森正夫：“16~18世纪的厚生和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27，no.4（1969），432~433；阿特威尔：“白银、外贸与晚明经济”第16~19页。

<sup>21</sup> 葛德斯通在他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认为，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同时增长，加剧了对短缺资源的竞争，导致了物价上涨，并最终引发了根源于财政失败的17世纪危机，以及因国家制度“无法应对生态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民众骚乱。

<sup>22</sup> 中央气象局气象研究所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第81~93页；H. H. Lamb, *The Changing Climate: Selected Papers* (London, 1972), 10~11, 65~66, 174；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载于《跨专业历史刊》（John A. Eddy, “Climate and the Role of the Su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0（1980），726, 739~740, 743~744；John A. Eddy, “The Maunder Minimum,” *Science*, 193 (June, 1976) 1191, 1195~1196, 1199；拉度瑞：《和平时代，饥荒时代：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imes of Peace,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 trans. Barbara Bary. Garden City, New York, 1971）58~59；De Vries,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2；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Miriam Kochin 翻译之英译版（New York, 1967），18~19；大量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寒冷与干旱天气都有所增加，北方的生长期比现在要短两周。龚高法、陈恩久、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地理学报》，34，no.2（1979），130；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地理学报》，21，no.2（1955年6月），184；在同一时期，长江中游的湖泊与淮河在冬季都封冻了，同上引，第188页；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宋代到1900年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历史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市场制与地区经济：其结构与发展”（“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北京，1980，7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第30~31页。

着一而再的洪水泛滥，而上个世纪修筑的主堤溃破又使洪水灾情进一步恶化。<sup>23</sup> 在这同一时期，频繁的饥荒伴随着蝗虫与天花的瘟疫，产生了饥民，饿殍遍地。<sup>24</sup> 其结果就是明朝末年人口异常减少；有学者甚至说，1585~1645 年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 40% 之多。<sup>25</sup> 总之，与全球经济萧条那几年巧合，中国出现了非同一般的人口下降：“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与西方的进步与退步几乎同一节奏，似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原初宇宙命运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sup>26</sup> 这种普遍的人口减少让史学家相信，中国卷入

---

<sup>23</sup> Pierre Etienne Will, “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 la province de Hubei du X VIe au X IXe siècl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 orient*, vol.68 (1980), 272~273; Kochin Chu, “Climatic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 Time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view*, 16, no.2 (April 1926), 277; Wang Shao-wu and Zhao Zong-ci, “Droughts and Floods in China, 1470~1979,” in T. M. L. Wrigley, et al., eds., *Climate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81), 279, 282.

<sup>24</sup> 蝗虫灾害发生在 1638 年。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1957，第 15~16 页；陈 (Albert Chan, S. J.) 博士论文“明朝的衰亡：内部因素研究”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 Study of the internal Factors.”) Harvard, 1953, 190~191; Chan, 《明朝的辉煌与崩溃》(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Norman, Oklahoma, 1982, 233~237。重大的流行病有两次：一次在 1586~1589 年间，还有一次在 1639~1644 年间。埃尔文 (Mark Elvin) 《中国往昔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1973, 106; 文秉：《烈皇小记》，收录于《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上海，1947)，第 217 页；敦斯坦：“明末流行病”第 9~10 页，第 16~18 页。

<sup>25</sup> 埃尔文：《中国往昔的模式》第 311 页。亦请参看敦斯坦：“明末流行病”第 29 页。韦恩斯 (Mi Chu Wiens)：“地主与农民”，《现代中国》(1980 年，1 月)，第 10 页、36 页。(“Lord and Peasant: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史进 (Chin Shih) 1981 年伯克利大学博士论文“太湖地区农民经济与乡村社会，1368~1840”，第 5 章，第 19 页。(“Peasant Economy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Lake Tai Area, 1368~1840.”)

<sup>26</sup>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 3 页。

了那场覆盖整个地中海的 17 世纪的危机。<sup>27</sup>

在晚明很多经历了通货膨胀潮流的人们看来，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困难主要归因于不断增长的经济货币化。<sup>28</sup> 当时的士绅普遍抱怨商业化并高度赞扬一两个世纪前那种较简单的生活，那时候，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较少卷入市场关系。<sup>29</sup> 例如，一份 17 世纪早期的地方志对照了弘治时期（1488~1505 年）平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那时候可耕地充足，住房空闲，山林葱郁，村庄平和，路不拾遗；随着嘉靖年间（1522~1566 年）的社会混乱，财富频繁易手，价格飞腾，贫富分化，市场条件变化无常。这本地方志强调，到了 1600 年，情况越发糟糕：“百户之中有一个是富裕户，十户却有九户贫穷。穷人无法反抗富人，以至于跟常理相反，少数控制了多数。银钱与铜钱似乎可

---

<sup>27</sup> 阿德谢德：“17 世纪中国的普遍危机”第 272 页；阿特威尔：“国际银锭流通”第 90 页。亦参看：Michel Cartier,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démographie chinoise à l’époque des Ming (1368~1644),” *Annal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8 (1973), 多处；霍布斯鲍恩 (Eric Hobsbawn)：“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载于希尔顿 (Rodney Hilton) 编辑《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伦敦, 1976), 第 162 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意称这种收缩为“危机”，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 II》第 5~7、18、33 页；希伯拉：《工业革命之前》第 146、231 页。然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17 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人口停滞的时期。弗瑞斯 (De Vries)：《危机年代的欧洲经济》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第 4~6 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 3 页。

<sup>28</sup> 很多人特别攻击了白银，坚持实行铜钱货币体制的重要性。唐振 (音译) 在 17 世纪 70 年代说，“必废银以铜，以救时人。”转引自岸本美绪 (Mio Kishimoto-Nakayama) “康熙年间大萧条与清朝初年的地方市场” (“The Kangxi Depression and Early Qing Local Markets”) 《现代中国》第 10 卷，第 2 期，(4 月, 1984)，第 231 页。

<sup>29</sup> 韦恩斯：“地主与农民”第 20 页。亦请参看西嶋定生 (Nishijima Sadao)：“支那初期棉业市场之考察”，《东洋学报》第 31 卷，第 2 期 (10 月, 1947)，多处。徂思多弗尔 (Harriet T. Zurndorfer) “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社会的发展 800~1600” (“The Hsin-an Ta-tsu Chi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ntry Society, 800~1600,”) 《通报》第 67 卷，第 3~5 期 (1981)，第 154~215 页。

以管天管地。”<sup>30</sup>

现代史学家普遍将晚明的经济困境归因于影响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崩溃。<sup>31</sup> 明初实行的是自我维持管理方式，税收由百姓中的收税人收集供应，军费由各地世袭的军户消化，徭役由苦力或世袭永久注册在案的匠户提供，这些都依赖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注册和分配程序的能力。<sup>32</sup> 经济的货币化，国都迁往北京，远离了长江下游三角洲重要的谷物产地，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的程序来贯彻理想化的自保性人口单位，这些都导致了崩溃。<sup>33</sup>

---

<sup>30</sup> 这是摘自皖南新安歙县地方志中的一段，是广为人知的一段，经常被引用。见彼得森 (Willard J. Peterson) 《苦瓜：方希直与推动知识分子变化》 (Bitter Gourd: 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 (纽约, 1979), 第 70 页。

<sup>31</sup> 马伯乐 (Henri Maspéro): “Comment tombe une dynastie chinoise: la chute des Ming,” in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3 (Paris, 1950), 209~227;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走向衰落的明朝》 (纽黑文, 伦敦, 1981) 第 64 页; 黄仁宇: “16 世纪明朝中国的军费”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the 16th C. Ming China), 《远东》, 17 卷, (1970), 第 85 页。

<sup>32</sup> 黄仁宇: 《16 世纪明朝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 (伦敦与纽约, 1974), 第 44 页。

<sup>33</sup> 韦庆远: 《明代黄册制度》 (北京, 1961), 第 206~207 页; 黄仁宇: 《16 世纪明朝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44~46; 黄仁宇: “倪元禄的 ‘现实主义’ ” (“Ni Yuan-lu’s ‘Realism’”) 载于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 编《明代思想的自我与社会》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纽约, 1970, 第 417 页; 梁方仲: “明代粮长制述要” 收录在李光壁编辑《明清史论丛》 (武汉, 1957) 第 38~43 页; 梁方仲: 《明代粮长制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第 113~115 页; 清水大治 (Shimizu Taiji) “明代的流民与流族”, 《史学杂志》第 46 卷 (1935), 第 201、216、221~223、229 页; 佐伯有一 (Saeki Yuichi) “关于 1601 年西京之变得诸问题”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第 45 卷 (1968), 第 87 页。卡迪尔与威尔 (Michel Cartier and Pierre-Etienne Will): “中国的人口统计与制度” (“Demographie et institutions en Chine: contribution a l’analyse des recensements de l’époque imperial (2ap. J.-C.-1750),”) 《人口统计年鉴 1971》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71), 第 160~245 页; O. Franke, Li Tschü,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eistesgeschichte im 16.

从行政部门体制可以看到,在新经济影响的压力下旧的国家金融体制的腐朽。例如,在明初,当时惟一的国都在南京,行政部门加上皇帝的男性亲属都靠皇帝的薪俸生活,薪俸折成大米按石发放。国都北迁之后,俸禄的发放转换成其他形式:起初是纸币,后改为布匹,最后是银子。兑换的比例按照当时谷物的价格计算。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谷物价格时涨时跌,而银子的薪俸相应保持常数。<sup>34</sup> 到1629年,给京城文官和男性皇族的补贴(单单在北京就有四万人)总合只有15万两或更少,占全国总预算的1%。<sup>35</sup> 谋取私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虽然因低薪而引起的贪污腐败是中国历史上重复发生的事情,在明朝末期却显得特别严重。各品位的官员通过挪用公款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谋求额外收入。<sup>36</sup> 1643年,崇祯皇帝(1628~1644年在位)决定检验军队

---

Jahrhundert,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ahrgang 1937,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Nr. 10 (Berlin, 1938), 64~66; 苏 (Kwan-wai So) : 《16世纪明朝的倭寇》(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n. p., 1975), 124~125; 小山正明 (Oyama Masaaki) : “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 《史学杂志》,第66卷,第12期,第64页; 西嶋定生: “支那初期棉业市场之考察”第131、201、216、221、229页。

<sup>34</sup> 官位六品的官员年俸只有35两白银,这很可能都不够他交房租的。阿谢德: “17世纪中国的普遍危机”第3页。

<sup>35</sup> 黄仁宇: “明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纽约,1962),第22页。明代的官僚建制很大: 大约有十万文武官员,十万太监,十万多御林军,还有十万男性皇族。王思治和金成基: “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 《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36页; 黄仁宇: 《16世纪明朝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第59页。

<sup>36</sup> 官崎市定: “东洋式现代”, 收于《亚细亚史论讲》,第一卷,概说篇(东京,1975),第240~241页; 瓦特博士论文: “中国区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John Robertson Wat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The Role of the Ch'ing District Magistrate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 (哥伦比亚,1967), 261~263; 瓦特: 《中华帝国的晚期之地方治安》(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纽约,1972),第40~42页; 陈: “明朝的衰亡”第113~119页; 刘 (Adam Y. C. Lui) : 《清初的腐败

配给制度的可靠性，并且秘密查访，看兵部四万两的军饷有多少可以真正摊派到辽东。他的御使报告说军饷一文也没有发放到目的地；在中途就消失了。<sup>37</sup>

当然，这是传统史学所下的定论：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堕落失去了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利。但是，在这件个案中，即使很难衡量出皇权在抵抗上文分析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时施政恶劣所带来的相应代价，但毫无疑问，统治者个人的奢侈嗜好还是间接地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尤其受谴责的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他多次挪用政府资金建筑皇宫，公私款项混淆，还允许他的供应商经常在所有开支中拿 20% 的回扣，不论他们已有其他的“撇油”。<sup>38</sup> 但尽管他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万历皇帝也只是明朝需要支撑紫禁城内庞大的个人机构的很多皇帝中的一个。到 17 世纪，北京的皇宫里有三千宫女，近两万宦官。<sup>39</sup> 一部分的宦官要照顾皇后与皇妃，但这只是宦官工作的

---

1644~1660》（*Corrup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eriod, 1644~1660*）（香港，1979），第 6 页；黄仁宇：《16 世纪明朝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第 275~276 页。

<sup>37</sup> 李清：《三垣笔记》，收在《国学汇刊》，第一集（上海，1913），12b。

<sup>38</sup> 杨联升（*Les Aspects économ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51~57；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 112 页；李清：《三垣笔记》，13a；魏斐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第 106~107 页。

<sup>39</sup>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 23 页。翟斯（Geiss）：“明朝之北京”（“*Peking under the Ming*”），第 29 页；三田村大辅（Mitamura Daisuke）的著作《中国的宦官》：（*The Chinese Eunuchs: The Structure of Intimate Politics*）（Vermont and Tokyo, 1970）说宫里高达九千女性，十万太监。亦请参看曼密泽西（Ulrich Hans-Richard Mammitzsch）的博士论文：“魏忠贤：对明朝宦官及宫廷斗争的再评价”（“*Wei Chung-hsien (1568~1628): a Reappraisal of the Eunuch and the Factional Strife at the Ming Court,*”）（夏威夷大学，1968），15。还有贺凯：《明朝：起源与制度》（*The Ming Dynasty: Its Origins and Evolving Institutions*）（安阿伯，1978），93。

很小一部分。作为皇帝的御用仆人，他们管理着由 12 监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皇朝税务机关与政府仓库，负责政府的盐业专卖，垄断铜矿，征收皇家房地产的租金（曾一时占全国房产的七分之一及京师周围八个区的几乎所有土地），监督御林军守卫京师，并且组成了秘密特务机构（让人胆战心惊的东厂），这个机构完全拥有逮捕、拷打的权利，甚至比正规的大理寺处死的人还要多。<sup>40</sup>

作为皇帝的权势极大的左膀右臂，宦官机构吸引了众多的宦官，超出了自己所能稳固支持的能力。<sup>41</sup> 在官里有数不清的贪污、受宠及其他机会；太监主事的局面终于在明朝末期因为它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而告结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明朝末期，宦官们经常作为皇帝的征税人在正常赋税额之上擅自追加巨额的额外商税入私人腰包，而他们自己却逃税。<sup>42</sup> 尽管 1618 年后开征紧急土地税，户部仍然有幸得到

---

<sup>40</sup> 三田村：《中国的宦官》第 70~71 页；屠伯特（Preston M. Torbert）：《清朝内务府 1662~1796：对其起源于资本功能的研究》（*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剑桥，马萨诸塞州，1977），9~10；牟复礼（F. W. Mote）：“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针对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批判”（“*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 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远东〉第 8 卷，第 1 期（8 月，1961），第 20 页；曼密泽西：“魏忠贤”第 52~53 页；克劳福（Robert B. Crawford）：“明朝宦官的势力”（“*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通报〉第 5 卷，第 49 期，第 3 册，（1961），第 128~131 页；贺凯：《明朝》，第 95 页；孟泽尔（Franz Münzel）：“明太祖纪事”（“*Some Remarks on Ming T'ai-tsu*”）《东方档案》（*Archiv Orientalni*），第 37 卷，（1969），第 389 页；Peter Greiner, *Die Brokatuniform-Brigade der Ming-Zei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T'ien-Shun Periode (1368~1464)*，159~167.

<sup>41</sup> 克劳福：“明朝宦官的势力”第 116 页；孟泽尔：“魏忠贤”第 152~153 页。有很多年轻人为当太监而阉割了自己。三田村：《中国的宦官》第 71~72 页；屠伯特：《清朝内务府》第 10 页；翟斯：“明代之北京”第 125 页。

<sup>42</sup> 佐伯：“关于 1601 年西京事变的诸问题”第 87 页。

2100万两银子的70%收入。<sup>43</sup>部分来自于国库的皇帝的小金库，却并不那么如意。发生在1643年的一件逸闻，恰当地，或许有些漫画性地说明了王朝的税收枯竭问题。那一年的秋天，据说崇祯皇帝想要检查他的珍宝库德一些账目，被唤来的看门人，诺诺地一遍遍地假装找不着开门的钥匙。库房终于打开之后，皇帝看到。除了一个小小的红盒子，里面装有几张褪了色的收据，库房已经是空空如也。<sup>44</sup>

宦官除了对公共财政是一个明显负担，对于公众来讲，他们还象征了将晚明几乎所有的皇帝与外部及行政相隔离的障碍。<sup>45</sup>由于一直扮演内官与外界的中间人，太监很快就担当起向皇上传达大臣奏折，然后起草皇上御旨和法令的角色。如此一来，皇帝就无须直接处理日常行政。<sup>46</sup>

而在明朝初年，像太祖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和成祖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都曾经使用他们的私人亲信以增加对政府的个人控制，宦官势力的增大导致明朝末期统治者实际上失去了对行政

---

<sup>43</sup> 在1618~1639年间，增长了七次，占基本核定税额的九分之一，就是每亩可耕地摊派半两白银。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19~120页。亦参看佚名：《崇祯长编》，收录在王灵皋编辑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10号（上海，1947），第27页。除了这2100万两的田赋，在16世纪后期，政府还每年定期强征1000万两的流通税；200万两盐业专卖税，还有400万两专为太仓库设定的杂税。黄仁宇：《16世纪明朝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第274~275页。

<sup>44</sup> 文秉：《列皇小志》，第218页。亦参看刘（Joseph Liu）：“史可法”（“Shi Ke-fa (1601~1645) et le contexte politique et social de la Chine au moment de l'invasion mandchoue, ”）（Université-ès letters, Paris, 1969），10~11；阿特威尔：“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大顺政权”（“The Shun Interregnum of 1644”），载于史景迁和威尔斯主编之《从明到清》（From Ming to Ch'ing），第44页。

<sup>45</sup> 官崎市定：“明代苏州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史林》37卷（1954年6月），第1~33页。

<sup>46</sup> 曼密泽西：“魏忠贤”第48~50页。

机构的权利与权威。有的皇帝完全取消了召见一般大臣的做法，成为将他们与外界隔离的首辅大学士或太监手中操纵的傀儡。1469~1497年之间的皇帝没有出席过一次朝会；在16世纪，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只与他们的各部尚书见过一次面而已。<sup>47</sup> 结果，官员们因从未见过他们的皇上——藏在深宫大内的影子，于是对皇帝任何行动的确切性一概失去信心。由于深知个人好恶可以左右每一件事情，他们便与太监私下勾结，或者在他们自己中间结成非正式（也便非法）政治帮派，以促成决策通过。<sup>48</sup> 通过科举制度进行政治庇护的做法更加深了这种倾轧，以至于17世纪30年代，中央机构被深刻的不协调所撕裂，最终导致了像东林党学士与太监魏忠贤党羽集团之间的政治清洗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相对没那么重要的问题也被这种倾轧所煽动，其结果往往成为一个僵局，而不能形成决定。<sup>49</sup>

在这样的条件下，帝国的社会支柱经济和政治开始解体。到了崇祯时期（1628~1644年），穷人与饥民涌入城市，试图以乞讨或偷窃养活自己；华中的整个农村地区完全变成赤地千里。<sup>50</sup>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

---

<sup>47</sup> 克劳福：《明朝宦官》第115页；屠伯特：《清朝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召见自己的大臣，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官员罢工的故事，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

<sup>48</sup> 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官僚机构定理，“一个机构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程度越高，其次正式渠道和信息的边缘区域就越大。”党斯（Anthony Downs）〈官僚体制内部〉（*Inside Bureaucracy*）（波士顿，1967），第114页。

<sup>49</sup> 曼密泽西：“魏忠贤”第155页；邓内尔莱（Jerry Dennerline）：《嘉定义士：17世纪中国的儒家领袖与社会变动》（*The Chia-ting Loyalists: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纽黑文，1981），24~28；贺凯：“晚明的东林运动”（“*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见于费正清编辑的《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芝加哥，1957）。

<sup>50</sup> 陈（chan）：“明朝的衰亡”第188、199~120页；陈（chan）：“明朝的光荣与衰败”第329~344页；李迅（音译）提交给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天津，1980）的论文“关于16

明，穷人心中的愤怒在增长；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震惊于这几年穷富之间一直增长的相互仇恨。<sup>51</sup> 正如那时一首唱给老天爷的民歌：

老天爷，  
你老得耳朵聋来眼睛瞎。  
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那杀人放火的享荣华；  
那吃斋念佛的把饥荒闹。  
下来吧，老天爷，你咋能那么高？  
你咋能那么高？下来到地下。<sup>52</sup>

1640~1641 年间河南大饥荒之后，几十万义愤填膺的穷苦农民开始聚集在李自成这样的造反领袖的旗帜之下，这些领袖已经开始拥抱自己做皇帝的野心。<sup>53</sup>

公共服务也同时崩溃。<sup>54</sup> 1629 年，政府的邮政系统为减轻开支而削减了 30%，但结果却是交通的瘫痪。以至于官员只好自己雇佣镖局奔跑于帝国的驿道之上。<sup>55</sup> 由于许多驿站被荒废掉，帝国“血脉”梗

---

世纪的中国海盗”第 1~2 页；洪焕春：“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南京大学学报》，1978 年第 4 期，第 71 页。

<sup>51</sup> 奥崎ひろし：《对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东京，1978），第 34 页。

<sup>52</sup> 转引自 Mi Chu Wiens：“Masters and Bondservants: Peasant Ra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ing Studies* 8 (Spring 1979), 63.

<sup>53</sup> 魏斐德：“大顺政权”第 45 页；帕森斯 (James Bunyan Parsons) 《明朝末年的农民造反》(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图森，1970)，多处。

<sup>54</sup> 威尔：“中国的旱灾”第 275~276 页。

<sup>55</sup> 陈 (chan)：“明朝的衰亡”第 213~216 页；黄仁宇：“倪元禄” (Ni Yuan-lu: The Man, His Time, His Fiscal Policies and His Neo-Confucian Background)，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关于明代思想的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1966 年 6 月)，第 8 页。

阻，1630年之后，各省的官员都不能确定他们的奏折是否能够达到京师。<sup>56</sup> 在17世纪30年代，私人通常取代了公共管理，像防火、灌溉、赈灾，甚至地方法律与秩序。<sup>57</sup> 在这些活动的管理方面，公私的界限向来不是泾渭分明，但现在认真负责的地方官只有自掏腰包雇佣私人武装，地方士绅训练自己的乡兵以自卫。<sup>58</sup>

大门口的敌人可以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就是大明的一个士兵。1636年，左良玉将军的三万士兵说是为了平定张献忠的叛乱而进入河北，当地百姓却不得不逃到山上的断崖，以免自己的妻子受辱，也好保全自己的性命。<sup>59</sup> 后来，1642~1643年间，左将军反叛了自己的皇上，

---

<sup>56</sup> 郑天挺、孙钺编辑：《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上海，1954），4~7；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第1卷，（台北，1963），第731页。

<sup>57</sup> 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宁波及其腹地”（“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收录在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1977），第422页。

<sup>58</sup> 何绍基编纂：《安徽通志》，1877年本之影印本（台北，1967），209: 4b；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收录于王笃清汇总之《东南纪实》（上海，1946），第3页。创建半私人武装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是为了抵抗东南沿海的倭寇。费兹帕特里克（Merrilyn Fitzpatrick）：“中国东南的地方利益与抗倭 1555~1565”（“Local Interest and the anti-Pirate Administration in China's South-east, 1555~1565”），《清史问题》第4卷，第2期（12月，1979），第2页。

亦请参看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1936），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迅（音译）：“公元16世纪中国的海盗”第5页；孔飞力（Philip Kuhn）：“太平天国时期团练地方自卫体系”（*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27卷（1967），第220页；肖尔（David Harrison Shore）1976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明朝的最后一个朝廷：南方永立皇帝的王朝”（“*Last Court of Ming China: The Reign of the Yung-li Emperor in the South, 1647~1662*”），53~55；威尔斯：“王直到施琅：中国的航海时代”第219~220页；苏：《16世纪明朝中国的倭寇》第150页。

<sup>59</sup> 刘（Joseph Liu）：“史可法”（“*Shi Ke-fa et le contexte politique et social de la Chine au moment de l'invasion mandchoue*”），25；李清：《三垣笔记》，中，2a。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江南居民怕他更甚于怕暴乱。<sup>60</sup> 是为皇帝而战还是与暴乱者为伍决定了他的倒戈，像左良玉的部队反映出一种无控制的武装化的普遍模式。稳定的社会结构似乎让位于流动性的军事藩侯，而军事藩侯最终推翻了这个早就对各种社会力量失控、且受其牵制的统治王朝。<sup>61</sup>

从最终战胜崇祯皇帝（1628~1644 年在位）并使其丧失了后裔的清朝统治者角度看，统治中原的大业远在 1644 年前，或许在 1618 年东北的抚顺被攻陷就开始了。满族最后的征服还要花上三分之二个世纪来完成——以康熙皇帝（1662~1722 年在位）1681 年成功收服三藩，1683 年成功战胜台湾的郑家政权而告结束。清朝统治的政治巩固也因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从与明帝国发展并进的准备期开始，到满人在北京对承续的明朝体系作调整的实验期，再到最终产生“汉”“蛮”微妙混合的统治模式——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但满人与汉人各自都得接受的清朝政权现实。

对这一起兴起、调整、完成之政治进程至关重要的，是那些在满族朝着儒家王朝发展中与其合作的汉族人。在不同时期，这些汉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的社会背景也与那接二连三的征服相符：那些早期就住在满洲的汉人，他们在努尔哈赤兴起之时就采用了贵族部落的满族人身份；那些在辽东军事诸侯在东北几省被控制后组成了一支新的

---

<sup>60</sup> 徐薰：《小腆纪年》，1887，《台湾文献丛刊》，no.134（台北，1963），64：908；闻睿临：《南疆佚史》，1830，《台湾文献丛刊》，no.132（台北，1959），64：908；佚名：《崇祯长编》23；潘锡恩编辑：“史可法，史中丞功绩”，收录于姚莹、顾沅编纂：《乾坤正气集》，1866年，（台北，1966），2：17a.

<sup>61</sup> “流动性的军事藩侯”（*ambulant military states*）这一说法源于贝雷。参看贝雷（C. C. Bayley）：《文艺复兴时期佛洛伦萨德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De Militia of Leonard Bruni*）（多伦多，1961），多处。

自己的精英汉人旗的人；北方的汉族乡绅以帮助多尔衮接管北京的中央政府为交换，而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江南士绅们为促进以行政而非屠城和战斗的方式征服南方接受了绥靖御史的角色。大概除了第一种情况，很多支持清廷的汉人仍然对满族人心存芥蒂。<sup>62</sup> 而满族人对他们也持暧昧态度。

没有汉族官员的合作，各位满族皇帝们便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幕僚。但他们也知道，袭汉朝廷制为帝王，他们会因为迅速而轻易地变得太中国化而失去自己人的忠诚与爱戴。因此，他们在感激汉人合作者教他们如何以儒家之道统治这个帝国的同时，有些满族统治者也鄙视那些变节者，藐视他们的利害观，责备他们的道德妥协。<sup>63</sup> 就像摄政王多尔衮（1643~1651年在位）所说：

崇祯皇帝尚可。惟其武将虚功冒赏，文官贪赃枉法。此其所以丧国。<sup>64</sup>

但是，正因为这种解释明朝灭亡的判断对于汉人官员是可以接受的，儒家的政治调和因而超越了种族差异，适应了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正如 17 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向法国和欧洲的专制主义状态妥协以解决国内的社会不安定那样，在臭名昭著的 1661 年江南税案之后，拥有土地的汉族精英与满族皇室达成一致，同意制约士绅免税特权和满族军事特权，以支持稳定的政府统治。<sup>65</sup>

---

<sup>62</sup>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伯克莱与洛杉矶，1985），第 15 章。

<sup>63</sup> 前注本人作者之“17 世纪中国的浪漫派、节义派与殉道派”第 637 页。

<sup>64</sup> 《多尔衮摄政日记》。故宫出版社编辑，重印《笔记五编》（台北，1976），第 5 页。

<sup>65</sup>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II》第 129~133 页；邓内尔莱（Jerry Dennerline）“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文官集团拯救统治”（“Fiscal Reform and Local Control: The Gentry-Bureaucratic Alliance Survives the Conquest”），收录在魏斐德与卡罗琳格兰特

然而，这种双方调和的即时代价就是随之产生的道德不安。<sup>66</sup> 明朝遗民放弃了绚丽的道德英雄主义，清朝的汉人集团则得到了真正的机会实行政治改革，他们确实稳固了中央政府，这是崇祯朝廷中自以为是的学士们从未做到的。通过有效地“救民于水火”，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以儒家身份而立命，然而，这些合作者也丧失了一定的思想独立和道德承诺，道德哲人成了学术型翰林学士，政治领袖变成了官僚长官。<sup>67</sup> 合作带来的精神不安甚至在一些汉人官员中引发了对温和改革更大的热情，他们是清朝早期就归顺的最懂得厉害关系的那些人。<sup>68</sup> 就是这些人能够通过清醒地将其满族主子在北京继承的明代制度合理化，来缓和自己投身敌方统治者所带来的道德焦虑。方案一个接一个出笼——改进的地籍测量和税收方法，新的更有效率的官僚交通形式，功能性地区分了水力管理，特别设计了管辖京师周围几省的地方控制机制，这些措施使清朝政权可以非同寻常的速度重建了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不仅伴随甚至是加速了经济的恢复，表现在促进区域间物资流通、鼓励贮存的白银投入流通、稳定谷价等方面。<sup>69</sup> 中国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

---

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矛盾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伯克利与洛杉矶，1975），86~120；贝蒂（Hilary J. Beattie）：《中国的土地与宗教》（*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剑桥，1979），81。

<sup>66</sup> 若朴（Paul S. Ropp）：《现代中国早期之异见：儒林外史与清代社会批评》（*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 Wai-shin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安阿伯，1981），第41页。

<sup>67</sup> 魏斐德：“独立自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The Price of Autonomy: Intellectuals in Ming and Ch'ing Politics*）*Daedalus*, 1972 春季号，第55~56页。这种变化伴随着地方精英特征而改变，如“统治者社会集团只限定在与科举官僚制度有关的人”。森正夫：“明代士绅：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概要”，《东方学会》简报38：41。

<sup>68</sup> 魏斐德在《洪业》中讨论了这些改革及其与道德焦虑的关系。见《洪业》第12~14章。

<sup>69</sup> 这第二点是阿特威尔（W. S. Atwell）1980年在北京关于社会变革的中美学术会议上给

会就这样从 17 世纪的危机中得到了恢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都要来得快。<sup>70</sup>

到 1661 年，江南一些市镇的人口恢复到了 16 世纪的水平。<sup>71</sup> 1644~1645 年间，苏州和杭州的织布机曾全部被毁，而至迟到 1659 年纺织业已重新开始，1686 年，在实现从前明代的堂长配额和实行被称为“买丝招匠”的中心化制造制度两方面都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sup>72</sup> 到 1688 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恢复了。到 17 世纪 80 年代末，北京人已经可以吃得和 17 世纪 20 年代以前一样好，华北迅速发展出了

---

我的建议。参看其“国际银锭流通”，第 88~89 页；全汉生与克劳斯：《清代中期的大米市场与贸易》Han-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 Kraus,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75), 28~41.

<sup>70</sup> 中国在顺治（1644~1661）和康熙（1661~1722）早期就为恢复打好了基础。经济复苏真正始于 1682 年或 1683 年。参看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文章是提交给 1980 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文章是提交给 1980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关于中国自宋代到 1900 年社会变迁之学术会议的论文。亦请参看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 13~14 页；麦克内尔（William H. McNeil）：《瘟疫与人民》（*Plague and Peoples*）（花园城，纽约，1976），第 67 页。欧洲的复兴则不同。德语国家被 30 年战争（1618~1648）摧毁，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始恢复。而欧洲更为发达的国家要到更晚才开始恢复：法国与荷兰是在 17 世纪 90 年代，西班牙与英格兰开始在 18 世纪 20 和 30 年代。里奇与威尔森（Rich and Wilson）：《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 405~406、429 页；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II》第 21 页；芮利与舍费尔德（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ield）：《英格兰人口史 1541~1871：重建》（*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伦敦，1981），162。史学家对欧洲世界经济好转的日期有很大争议。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II》第 245 页。

<sup>71</sup>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第 16 卷，第 2 期，1978 年 7 月，第 27~28 页。史进：“太湖地区农民经济与乡村社会”（“*Peasant Economy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Lake Tai area 1368~1840*”），第 3 章，第 7 页。

<sup>72</sup> 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第 92~95 页。

一个新的富农阶层。<sup>73</sup> 在 1683~1712 年间，耕地增长 23%，达到 1626 年耕地总量的 93%。到 1770 年，已开垦的土地增长到 9.5 亿亩（约 5800 万公顷），1650 年是六亿亩（约 3700 万公顷）。1661~1685 年间，赋税提高了 13.3%，盐业专卖的收入增长了 43.7%。到 1685 年，进入政府国库的田赋、盐款和综合税收实际有 2900 万两。<sup>74</sup> 又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三番。<sup>75</sup>

---

<sup>73</sup> 片冈芝子 (Kataoka Shibako)：“明末清初华北的农家经营”，《社会经济史学》第 25 卷，第 2~3 期 (1959)，第 100 页。然而，这可能主要反映了城市与小镇的商铺和集市贸易的最低水平，而非允许产生布罗代尔称为“经济组织 (economic hierarchy)”所需的必要条件。布罗代尔：《商业之轮：文明与资本主义，15~18 世纪》(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纽约，1982)，第 136~137 页。

<sup>74</sup>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 6、8~9、12~15 页；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1980)，第 84~85 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1980)，12；王业键：《中国帝国的田赋，1750~1910》(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0) (剑桥，马萨诸塞州，1973)，7 页；Will，“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第 278 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方面秩序变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名古屋，1978)，第 235 页；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历史根源” (“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Polity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Times”)，文章是提交给现代中国经济史学术会议的论文 (8 月 26~29, 1977) (Taipei, 1977)，第 34 页；帕金斯 (Dwight H. Perkins)：《中国的农业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7) (芝加哥，1969)，第 16~17、216 页；侯志明与李国治 (Chi-ming Hou and Kuo-chi li)：“清代晚期的地方政府财政”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文章是提交给现代中国经济史学术会议的论文 (8 月 26~29, 1977)，第 571 页。

<sup>75</sup>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剑桥，马萨诸塞州，1959)，第 270 页。卡迪尔则更谨慎些，认为 1700 年中国的人口高于何炳棣所认定的 1.5 亿，是 1.8~2 亿。Michel Cartier，“La croissance démographique chinoise du X VIIIe siècle et l'enregistrement des pao-chia，”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79: 25~28. 麦克内尔 (McNeill) 怀疑在中国和其它主要文明中，这样的人口复苏与杆状细菌瘟疫的衰退及其从流行性到地方性的转变偶然相吻合。麦克内尔 (McNeill) 《瘟疫与人民》，1721~1723，第 224~226 页。

自然，随着清朝早期经济生产力的恢复，市场上也出现部分的紧缩，这是白银流通量减少的结果。17世纪60年代末，流通中的白银量竟然每年减少两百万两，这—是因为对抗台湾的郑氏政权而封锁了海岸线，还因为帝国财政在囤积银锭所致。在康熙早期，日用品价格下跌主要是需要用现金购买谷物、肉类和衣物，在江南，每石稻米的价格从三两银子跌到了半两。当然，价格下跌也可能反映了生产的恢复，但是，财政储备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时期的花费，以及1684~1685年海禁解除，使更多的白银进入流通，物价和日常用品的流通都随之相应上涨了。<sup>76</sup>

如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演变，一如它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那样被认为是目的论式的进步，那么，用危机理论家的话讲，清代早期政治与经济的恢复可能只是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sup>77</sup> 其发展模式无法为旧的主权提供基本的替代，尽管王朝秩序的恢复的确让人有古代政治制度历久弥新的感觉，这种制度成为欧洲专制主义者羡慕的对象，他们可能错误判读了其最终的财富与势力。<sup>78</sup> 满族王室建立在多尔袞、顺治和康熙奠定的稳固的制度基础之上，上层建筑的恐怖部分被遮蔽在

---

关于18世纪生态性古代政治系统的解体，请参看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37页。

<sup>76</sup> 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大萧条与清初地方市场”第227~256页。

<sup>77</sup>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请参看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26~27页。关于制度性威慑的危机与适应性演变，请参看René Thom，“Crise et catastrophe”，*Communications*, 25 (1976), p.38; 布罗代尔：“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3, no.4 (Oct.-Dec., 1958), 749~750。

<sup>78</sup> 尽管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发展，经济增长也可以这么说。费维凯坚持“17世纪的危机在中国仅仅中断了，而不是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从15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所经历的前现代经济成长的方向与本质”。费维凯(Albert Feuerker):“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Qing Economic History and World Economic History)。这是其为1985年10月7~10号在北京召开的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成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让人炫目的文化盛装之下。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当中国的疆界扩大到明朝治下的几乎两倍时，已没有严重的国内对手和真正的境外对手能够挑战满族人对全国的统治。<sup>79</sup>

但是，清朝盛世时的“泛满化”却含有一种适得其反的代价。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对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sup>80</sup> 而中国因为缺乏能够与

---

<sup>79</sup> 何炳棣：“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亚洲研究》第26卷，第2期（2月，1967），第189~195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58页。

<sup>80</sup> 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军事革命,1560~1660》(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贝尔法斯特, 1954), 第14~18页; Andre Corvisier *Armées et sociétés en Europe de 1494 à 1789* (Paris, 1976), 125; 布罗代尔:《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之后》, 第34~35, 102~104页;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I》第113~116、268、278页; 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25~27页; 希伯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32~233页; 希伯拉(Cipolla)编:《丰塔纳欧洲经济史》(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纽约, 1977), 第560~582页; 芬那(Samuel E. Finer):“欧洲的国家与民族建设:军队的作用”(“State-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于梯利(Charles Tilly)主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普林斯顿, 1975), 第105~108页; 比恩(Richard Bean):“战争与民族国家之不列颠”(“War and the British of the Nation state”)《经济历史》第33卷, 1: 第203~221页(197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Clark):《17世纪的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剑桥, 1958), 第64~72页; J. Vicens Vives, “Estructura administrativa estatal en los siglos X VI y X VII,” X 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Uppsala, 1960), 6~10。但也请参看帕科(Geoffrey Parker):“‘军事革命’, 1560~1660—一个谜?”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 a Myth?”) 《现代历史》(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第195~214页(1976)。当然, 是马克斯·韦伯第一个坚持中国的统一帝国免于“合理争战”; 它没有经历过“武装的和平, 几个势均力敌的自治诸侯国不断地准备打仗。资本主义元素由此通过战争借款和战争佣金而形成条件”。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Hans H. Gerth 英译本(Glencoe, III., 1951), 第103页。但亦请参看莫尔德:《日本、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Frances V. Moulder, Japan,

之竞争的对手，并没有面临压倒性的改进军事技术的需要，它当时须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诸民族，控制哥萨克的冒险，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主权之阶段而已。<sup>81</sup>

更有甚之，虽然 18 世纪成立的军机处代表了帝国政府最高层次的权力集中，雍正时期（1723~1735 年在位）的财政改革——这可能向清政府提供了在后来与西方斗争时期所需要的、更有效地向其百姓征税的手段，仅持续了几年。<sup>82</sup> 1753~1908 年之间的田赋从白银 5.5 亿两增加到了 10.2 亿两，而同一时期全国县级税收平均从每亩 0.0942 两降到 0.0706 两。<sup>83</sup> 甚至将海关收入包括在内之后，19 世纪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全国生产总量的 6%，这个数字在那时是非同寻常的低。<sup>84</sup>

---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 1600 to 1918 (Cambridge, 1977), 第 45、81 页; 琼斯 (E. L. Jones): 《欧洲奇迹: 欧洲与亚洲历史上之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剑桥, 1981, 第 119~120 页。

<sup>81</sup> 黄仁宇: “16 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 Ming China), 第 59 页; 王业键: “田赋对清代财政的重要性” (“The Fiscal Importance of the Land Tax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亚洲研究》第 30 卷, 第 4 期 (8 月, 1971), 第 832~840 页; 帕金斯 (Dwight Perkins):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阻碍作用”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经济历史》第 27 卷, 第 4 期 Journal of Economy History, (12 月, 1967), 第 487 页; 侯与李: “晚清地方政府的财政”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第 568~583 页。

<sup>82</sup> 泽林 (Medeline H. Zelin): 《18 世纪清朝的财政合理化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伯克利与洛杉矶, 1984), 第 264~308 页。

<sup>83</sup> 清朝的田赋不与总体消费的增长、物价水平和土地产量挂钩。这是因为税额是以土地面积 (而非土地价值和土地产量) 估定的。1713 年提出“永不加赋”之后, 1716~1729 年间地银与丁银的取消意味着丁银被简单地加算在田赋上了。如果调整价格变化, 那么每亩田赋的降低更多: 全国在总体上的实际下降为 46%。见侯与李: “晚清地方政府的财政” 第 568~569 页; 亦参看贝蒂 (Beattie): 《中国的土地与家族》第 87 页。

<sup>84</sup> 基于王业键的估算, 包括鸦片买卖的厘金, 赌税, 以及田赋 (占总额的 35%), 大清帝

这种相对无弹性的税收制度的持续状，不仅是因为早些时候清朝帝国未遇到足以迫使它进行体系改革的对手，还因为清朝初期非常成功地通过利用相当先进但仍然非常传统的制度与技术而恢复了政治安定所致。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经过彻底合理化。王室的权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机构的自主性被减弱。<sup>85</sup>

1835年，托克维尔对中国仍然处于哲学家倾慕式的想象，他写道：

旅行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宁静没有快乐；有工业没有进步，有稳定没有力量，有物质秩序没有公共道德。有这些，社会发展得好，却从来没有很好过。我想象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时，他们会发现这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集中管理的典范。<sup>86</sup>

终于以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欧洲人发现，大清帝国的治理并没有托克维尔认为的那么好。权威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范畴的边缘却与行政机构的决策中心失去了联系。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却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sup>87</sup>正是这份满族人在17世纪重建了帝国秩序的成功，使中国在19世纪终于进入世界历史的新阶

---

国在衰落的前期年收达到了白银 2.92 亿两。王业键：“田赋对清代财政的重要性”第 837~838 页。费维凯 (Albert Feuerker) 估计政府在 1908 年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 5~8%。费维凯：“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经济”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 300 (1984)。

<sup>85</sup> 18世纪是中华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事业由公共资助的时代。参看 Will, “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 第 282 页。虽然在明代全盛时期继续着从前的结构性弱点：在顶层帝国权威与底部纳税百姓之间存在着管理真空。“地方政府通常是人手不足。”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特性——一个技术性解读”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亚洲研究》第 12 卷, 第 1~2 期 (1974), 第 7 页。

<sup>86</sup>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花园城, 纽约, 1969), 第 91 页。

<sup>87</sup> 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纽约, 1975), 第 103~106 页。

段时，很难做出其他制度性选择。在这一时期中，那些把分离的世界经济相连接起来的遥远而往往不太明显的维系，已被更直接更快速的政治联系所取代，从而制造出一个在欧洲帝国主义庇护之下的单一性全球体制。<sup>88</sup>

17 世纪中国的危机发生在东亚的世界经济圈内，它的出现是气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响的结果，并且进而间接地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西洋 *weltwirtschaft*（世界经济）相连。<sup>89</sup> 这一危机的准确联系仍需探究；甚至还有可能是，中国如此迅速地从 1650 年的全球危机中站起，为 18 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实现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sup>90</sup> 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中国自己也萎靡不振了。尤其是 1759 年之后，表面上看，使控制了自己的贸易港口，清朝决定发展自己的世界帝国，而不正式承认正在进入由大英帝国控制的茶叶和鸦片的三角性世界贸易中去。<sup>91</sup> 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人口增长之后通过开垦森林，拓荒造田，从而完全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中国国内的经济繁荣了。<sup>92</sup> 虽

---

<sup>88</sup>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华南社会混乱》（伯克莱与洛杉矶，1966），前言。

<sup>89</sup> 尽管卡迪尔坚持“远东的危机与‘大西洋经济’无关”，并且赋予“它自己的活力”，他仍同意欧洲（最终是美洲）的白银是发生在中国的“‘价格革命’背后之力量”。见其“*Les importations de métaux monétaires en Chine : essai sur la conjuncture chinois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6: 454, 463 (1981) .

<sup>90</sup>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 VIII 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1964), vol.1, ch.1.

<sup>91</sup> 魏斐德：“广东贸易与鸦片战争”，收录在魏斐德编辑《剑桥中国历史》（剑桥，1970），10 集，第 163~212 页；巴苏 (Dilip K. Basu)：“中国的边缘化”（“*The Peripheralization of China: Notes on the Opium Connection*”），载于葛德弗兰克 (Walter L. Goldfrank) 编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过去与现在》（*The World-System of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贝弗利山与伦敦，1970），第 171~187 页。

<sup>92</sup> 威尔：“中国的旱灾”，第 279 页。

然，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种内在的增长于中华帝国外部的世界经济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很明显，为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 1800 年之后在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中国从 17 世纪世界危机中的复苏之迅速是惊人的。然而，两百年之后，中国要从发现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震惊中，用不完全自主的方式恢复过来，尚需时日。